

地衣

李村寻人启事

李延庆

小泥鳅儿

打盹神

三皮

铁水儿

李
瑾
著

去年儿

大牙

小国儿

小泥勺儿

李一落

小派头儿

大嘴怪

小猴儿 李大户

小沈阳儿他娘

大鬼儿

李村子

小三儿

花生油儿

李主教

孔老二

大叫驴

老锅盖儿

三老爷

一水儿

李豆腐

喜儿 吊子

张燕

汉

四 狼 小地主

地衣

李村寻人启事

李瑾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衣;李村寻人启事/李瑾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02-013312-3

I. ①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3519号

责任编辑 樊晓哲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5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7.375 插页1
印 数 1-6000
版 次 2017年12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12-3
定 价 4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
录

驴眼儿	1
渔 夫	5
李延庆	9
小泥鳅儿	12
打盹神	16
三 皮	20
铁水儿	24
去年儿	28
大 牙	32
小国儿	36
小泥勺儿	39
李一落	43
小派头儿	47
大嘴怪	51
小猴儿	56

李大户	60		
	小沈阳儿他娘	64	
大鬼儿	69		
	柱 子	74	
小三儿	79		
	花生油儿	83	
	李大硬	87	
李主教	91		
孔老二	96		
	大叫驴	101	
王老七	105		
四 狼	111		
	老锅盖儿	115	
	三老爷	120	
	三毛儿	124	
小地主	128		
	一水儿	133	
李大豆腐	138		
张燕青	143		
	喜 儿	147	
	半吊子	151	
聋 汉	155		

扁担他娘	159
大长脸	164
李老师	168
奶 奶	178
一口闷	184
半截鬼	189
赶喜的	193
吊死鬼	198
门 框	202
李主任	207
鲤鱼儿家的	212
秋 香	217
黑五类	221
跋	226

驴眼儿

驴眼儿一辈子没碰过女人。

小沈阳儿他娘故意气他，你老婆呢？驴眼儿嘎嘎两声，还在丈母娘腿肚子里抱窝呢。赌博鬼李一落从来没赢过，不知哪天偷了几只鸡，买了个傻娘儿们，天天蹬辆三轮车，拉着个鼻涕虫在大街上一圈儿一圈儿地显摆。大鬼儿说，大叔啊，你咋不买个去？暖和被窝，还下蛋。驴眼儿干瘪煞白的脸，便落了地的树叶样儿，要那玩意儿，碍事绊楞脚的。吧嗒吧嗒嘴又说，哪来的钱啊，这辈子，就等着收兵回营了。说这话时，驴眼儿的眼神儿就散了。

驴眼儿碰不了女人了，驴眼儿今年七十多了。

驴眼儿是诨名，大号自己都不会写，叫李洪佩。我妈说，洪佩驴眼狗挂的。那天我瞅了瞅，驴眼儿看人时，头有点斜楞，眼有点耷拉，指甲盖点驴样儿都没有，倒像是下水儿，便猜不透这名字的来历了。驴眼儿家里干净，唯一值钱的，就是门鼻上的锁。大人小孩见了他，驴眼儿长驴眼儿短的，还嘿嘿几声。

别说找个女人碰碰，要不是看大门挣口饭吃，驴眼儿恐怕早就不是驴眼儿了。

人家都说，铁打的驴眼儿流水的官儿。换了十几个书记了，驴眼儿还是看大门的。几十年了，驴眼儿都搬个马扎，东瞅瞅，西望望，要不就眯着眼，把几十斤的身子，缩在日头里，打几声呼儿。我打小看着驴眼儿就来气。那时候，房子都是黄土夯的，屋顶铺的是麦秆儿。大队院却一副皇宫的样子，大门是铁栅栏的，办公室是砖瓦的，一排排钻天的杨树，一棵棵绿绿的垂柳。驴眼儿坐在门口，拿半拉眼珠到处逡摸人。小孩子们翻过墙头，掏鸟蛋，粘知了，捅马蜂窝，玩得正高兴，驴眼儿一声咋呼，咋——尖声尖气的，扎人耳管子，胆小的吓得不轻。小孩子们被迫急了，就回来砸办公室玻璃。哗啦几声，驴眼儿就蹿出来，噉一嗓子，谁啊，作死啊。

我记事儿起，驴眼儿的脸就是惨白色的。我妈说，缺营养，驴眼儿没营生儿吃。

驴眼儿他娘的脸更白，都有点透明了。驴眼儿他娘小脚，风一吹，麻秆儿样儿摇摇晃晃的。驴眼儿很早就没爹了。老人说，六二年大饥荒过后，驴眼儿家丰收了，他爹连吃了三碗秫秫干饭，喝了点水，抱着肚子打滚儿，几下就死了。驴眼儿有个弟弟，叫李洪亮，个头高高的，一副笑模样。洪亮打过越南，复员回来后，娶了个媳妇，生个闺女叫雀儿。后来，洪亮得了出血热，当成感冒治了，送到医院时，毛孔里都是血水。洪亮死了，媳妇也跑了。

把刚明白事儿的雀儿，扔给了驴眼儿。

驴眼儿脸更白了。驴眼儿每天牵着一只羊，雀儿跟着屁股后面，东游西逛的。雀儿很清秀，衣服多一块少一块的，饭也有一顿没一顿的。慢慢雀儿大了，早早就出嫁了，有时候给驴眼儿送点好吃的，驴眼儿逢人就吧唧吧唧嘴，侄女子送的哩。

我爹当书记后，大队院翻盖了，驴眼儿住进了新门房。每年收玉米的季节，我爹把扒好皮的棒子，用绳子吊到大队院平房上晾着。驴眼儿总是跟在后面，帮着拖运棒子，每次看着玉米棒子滑到空中，驴眼儿大喊两声，升天喽，升天喽，就“嘎嘎”地笑。

驴眼儿是村里的名人，没干过什么大事儿。唯一逞了一次能，差点搭上了老命。人家有了电动车后，驴眼儿眼就红眼蛋子、绿眼圈子了。那天，非要借了骑骑，电门一松，车出去了，人掉下来了，驴眼儿两条腿断了一根，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。瘸了腿的驴眼儿，买了个扩音机，在大队院门口听戏，一会儿吕剧，一会儿梆子。夏天的时候，苍凉的唱腔响到半夜，星凉了，地潮了，驴眼儿才一瘸一拐地回老巢去睡了。

一次我回家，大队院门口没动静了。我看见驴眼儿，就问怎么不听了，驴眼儿说，操他个娘，毁了。我掏出一根儿烟，递给驴眼儿。驴眼儿接过去，横在鼻子前，使劲儿一吸，俺娘哦，中华啊，多给几根儿吧，解解馋。我把一盒都塞给他，驴眼儿干黄的脸，一下子就有水分了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听见大队院里有人哭。就问是谁啊，妈说，还有谁，驴眼儿。后来才知道，驴眼儿喜欢喝二两老猫尿，喝完了就咧咧。

那天晚上，驴眼儿一直哭，撕心裂肺的，直到天明。

渔夫

在小卖部看了一晚上牌，正睡得昏天黑地，被爹一把从梦里揪了出来，这一百块钱谁的？我揉了揉眼，渔夫的，咋？爹说，假的，还咋！我扑棱起来了，摸了摸，这个死渔夫，怪不得一把输了二十，美滋滋儿地跑了。

渔夫是个瞎汉。

渔夫是庄里的一景儿，经常手放在胸口下，搓着手指头，俩脚踢探着，满村胡乱逛游。全庄的沟坎石土，他心里明镜似的。小孩子们调皮，在他前边放个东西，渔夫拿脚一探，就绕过去了。渔夫走起路来，两个破眼珠子来回滴溜，大脑袋左右晃荡。奶奶说，那是听事儿呢。

很早以前了，我和爹在村口露天猪栏里喂猪——那时候真好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现在别说露天猪栏，路上搁根儿猪尾巴，三秒钟就不见了。渔夫摸索着过来，翻翻破眼珠子对爹说，大哥啊，我看来，您家这猪，三百二十斤了。和兄弟们喝酒时，我老说这个事儿，大家就哈哈大笑，都说，他看个屁，拿腚眼子看？！

吱——一盅子就下去了。看不见归看不见，谁都知道，渔夫耳朵灵性，《西游记》里谛听一般，一堆人正拉呱，他溜达过来，三大爷、二婶子，一句话也搭不错。

渔夫是小名，大号叫李彦来，兄弟姐妹七个。渔夫他爹叫李同芳，1947年的时候，和我二爷一块儿征了兵，枪栓都不会开，就叫去莱芜打李仙洲。李仙洲被抓了活的，老蒋直骂娘希匹，说脑花长猪头上去了。我老老爷也骂娘，骂着骂着就哭开了，老二走时好好的，回来硬邦邦地躺在门板上，胸脯子上好几个洞，还是我老爷去抬的。据说，李同芳听炮一响尿了一裤子，把破枪往地上一撇，偷着溜回了家。公社要拿他逃兵，同芳把裤腿管子一提，腿肚子上钻了个眼儿，公社不吱声了，就每月给补点皇粮。很长一阵子，李同芳两眼斜楞着，在大队院里吆三喝四的，手指头指指戳戳，一副有本事的样子。

渔夫娘死得早，兄弟娶了，姐妹嫁了，家里人鸟兽散了，就和他爹堆盘子擦碗儿。

渔夫布袋里鼓鼓囊囊的，很多人眼珠子都红了绿了的。几个老头在电线杆下晒日头，同前甩了把鼻涕，谁也赶不上瞎汉，咱算是白长了两个大眼蛋子。小泥鳅儿吧嗒了一口烟袋锅子，不是赌来的就是嫖来的，反正来路不大正当。我蹲在旁边琢磨了半天，明白了点荤腥味儿，这话虽说是有点儿毒，却点到了七寸上。

农活儿忙完了，老爷们儿喜欢来两把，扔扔骰子，推推牌九，都想无本万利，从别人兜里抠点酒钱。输了的要翻本，赢了的盼

翻倍，噼里啪啦没完没了，一晚上不消停。我小时候看过一次，四个人支一个小桌儿，边上围了几个押旁注的，都瞪着通红的眼，满屋臭脚丫子味儿，几个人抽着劣质旱烟，一口一口吐着自己的心事。等到嗽唠一嗓子，也就分出高低上下了。

渔夫不怕臭，也不怕烟，整天价坐在木头墩子上，等着壶里的水咕嘟。渔夫看不见，递不了眼色，捣不了鬼，大家就在他家玩。他心眼儿活，帮着买包烟，烧几壶水，谁赢了就抽点彩头，散场了留点摊子费，时间长了，渔夫腰里便硬了。一次，乡里下来抓局的，大家翻墙的翻墙，跳屋的跳屋，就剩下一脸煞白的渔夫，和一屋子烟头、杂牌。抓局的一看是个瞎汉，咣当踢了一脚，瞎子看什么热闹，提溜着手铐子走了。等等没人了，渔夫踢踏着出去了，抓局的真不长眼，俺是有良民证的，还上俺家来抓，瞎啊这是。

渔夫养了不少畜生，都是公的。每天早晨，都有人牵着牛，拽着羊，要不就拿根玉米秸，赶着头猪，往渔夫家里奔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还有人问，咋？牵牛赶猪的就说，找找。找是俺庄的土话，标准的说法是交配。渔夫不知啥秘诀，猪牛羊都溜光水滑，憋嗓子叫一声，威风得要命。时间长了，不用人赶，畜生们就往渔夫家胡同钻。听见母的来了，渔夫把门一开，公的耷拉着口水，呼地蹿出来了，往母的屁股上一趴，前爪搭在腰上，捅咕两下，就是好几块钱。要是母的不太利索，渔夫就摸索着过去，扶着公的红红的家伙，啞溜一下子进去了，又稳又准。渔夫搓搓手，咧着嘴就笑。

渔夫一辈子没媳妇儿。那天，李商和喝了点老白干，黄板牙

咬着根儿大鸡，别在十字路口趑摸事儿，瞅着渔夫溜达过来了，操你个娘，死彥来，你见过世面，找了不少猪啊，享老了福了。渔夫就嘿嘿，二老爷啊，人和猪一个味儿。李商和又说，知道不，电视里管你这户儿的叫媒婆，难听点儿的叫老鸨。渔夫说，二老爷啊，啥时候缺，给你鸨一个，不收介绍费。李商和气得咕咕打了几个酒嗝儿。

十几年前，俺家开了个小卖部，弄个烟酒糖茶啥的，有帮子人经常过来甩几把。那天晚上，李一落歪戴着帽子坐庄，咋呼得正紧，渔夫摸嗤过来了，俺二十，押天门。一落高渔夫一辈，亲爷们，明算账，拿嘴押不中，白刀子，黄金子。渔夫啪甩出一张伟人头，一落翻了下肿眼泡，娘个头，怕你，有本事全押上，一把一清。四张牌一抓，渔夫就收兵了。输了钱的渔夫拿着我破开的小票儿，哼着小曲儿就走了。一落堆了一脸红花，找猪呢，就一下，有本事再来一把，尻货。第二天，我看见一落在大街上晃悠，一把抓过来，你坐的庄，这钱得你要。一落拍了一下大腿，这个死玩意儿，真是瞎了狗眼呐。

前年夏天，同芳两腿一蹬，去了十八层。渔夫也快六十了，咧着嘴在家里哭，隔壁家李同棋他老婆说，风箱一样儿，呜呜一阵，呜呜又一阵，爹没了，渔夫算是秋后的蚂蚱了。渔夫年龄大了，没本事了，仨兄弟谁不朝面儿，姐妹几个还算行，隔三岔五送点儿汤水。

每年节假日回去时，我总看见渔夫坐在胡同口，硬邦邦的，像一块石头。

李 延 庆

李延庆上过吊。

说起延庆来，很多人拿眼皮都不带夹的，一辈子不显山不露水，连只鸡崽子都敢当面扑棱扑棱翅子。论辈分，他是我没出五服的大叔。我咂摸半天对他的印象，也就剩喝一盅子便成茄子色儿的脸了。以前，他常常来我家拉呱，屁股往板凳上一坐，嘴里半天憋不出几个羊屎蛋子。抽起烟卷来，倒是云遮雾罩的，有点怀揣锦绣的模样儿。

就这样一个人，居然玩过上吊，不由得让人佩服得四脚朝天。

在讲他上吊的故事前，得先说说他娘。我只知道，得管他娘叫一声大奶奶，叫没叫过忘记了，也许小时候要压岁钱时喊过，但自从费劲巴拉地挣回一块糖蛋儿后，印象中再没跨过她家的秫秸门。大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，走路踩高跷一样，算起来，死了快二十年了。

我从小不敢看她，理由很简单，她脑袋上有一个光溜溜的瘤子，比谁家蒸的馒头还大，红彤彤地盘在头顶上。庄里长媳少妇的，

背后都咋呼她瘤子大娘。上小学的时候，经常走她家门口，大奶奶就坐在门口纳鞋底，猛不丁一看，大瘤子油亮亮地闪着光。越不敢看就越想看，看完了就胡乱寻思，那瘤子里是肉呢，还是一窝虫子呢，想完了就一阵麻嗖嗖的。

孩子们都不喜欢瘤子大娘。旧时候，县里有个电影队，每年都到庄里放几场。正在地里干着活儿，听见大喇叭头子里一阵嚷嚷，卷席筒、铁弓缘的，一般人魂儿都飞了。日头往西一拐弯儿，就去大队院子前占位置，去晚了就没有好地方。画一个大方框，或者用石头围个圈，就算全家人的场子了。瘤子大娘不管谁的地盘儿，混不吝，想怎么踢就怎么踢。一到傍晚的时候，瘤子大娘嚼着牙花子，打着饱嗝儿，提溜个马扎，晃晃悠悠就去了，找个好位置一腚就坐下。管你怎么嘟哝，她就是不动窝儿。一些气急败坏的小孩子，只能瞅着那个大瘤子，直打八卦游身掌。

瘤子大娘两个孩子，闺女嫁到了母鸡叫，延庆也娶上了小媳妇。延庆媳妇伸伸着嘴儿，也不是个善茬子，经常和邻居家捉对儿厮打。大学二年级的暑假，几个小孩子把我的书偷了，找到了延庆的孩子，延庆媳妇拍着白生生的腿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怎么能偷您大哥的书，脸上一副笑盈盈的样子，不知批评还是炫耀。

延庆干活半吊子，我爹曾和他合作种辣椒苗，这人有点儿懒，日头大高高了，也不去地里；日头还没下去，就撒丫子不见了，经常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老爷子嫌他碍事绊楞脚的，就分开了。直到二叔说起他上吊的事儿，我才知道延庆也是个人物。

话说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大小伙子们浑身是火，没啥事干，都在民兵屋里上蹿下跳。说起人的死法来，延庆来了好奇心，说俺上吊试试，不行俺手一扒拉，自己就下来了。大家找了根绳子，往梁上一搭，套了个圈儿。延庆把头往里一伸，就直挺挺挂那里了，手连扒拉都不扒拉，脚一蹬蹬地，周围人一阵哄笑，觉得比剪子包袱锤好玩。正笑得前仰后合，抬头瞅了瞅延庆的脸，大家就有点蒙了。延庆的脸一会儿就紫得像驴屎蛋子，舌头耷拉到下巴壳上，眼珠子快瞪出眶子来。大家伙儿一看要出事，赶紧把他放了下来，延庆翻了半天白眼儿，才捋上一口新鲜气来。老人们说，要是脖子挂在绳子上，筋脉就缩了，手就动不了了。

玩过上吊的延庆，一下子就出了名，有人碰见他就问啥滋味。延庆一边靠着墙根儿走，一边拿脚丫子踢石头，低溜着头，嘴里叽里咕噜地说，咋想不开了，也别上吊，赶不上喝瓶敌敌畏、跳池塘，憋死了，受洋罪啊。他这话似乎很权威，以后寻短见的，上吊的果然少了。

两口子一辈子没生养，延庆到处抬不起头来。那年，两口子咬了咬牙，抱回一个闺女来，取个名字叫招孩儿，出落得和花儿一样。长到十几岁了，又攒了点钱弄来个儿子，取个名字叫顺顺。招孩儿上完了技校，像水一样泼在了外县，剩个矮矮的儿子，惯得没个影儿，整天到处晃悠，偷鸡摸狗的，成了个小痞子。

急了眼，老婆就拿指头戳延庆脊梁骨，谁让你上吊的？啊？这下可好了，连个蛋都不下。